

悠悠水车

李永明

环抱,是一处天然的盆地,只有一个极狭的山口。于是,一道雄伟的堤坝横空出世,一片高峡平湖从天而降,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闪耀在故乡的土地上。这是人海战役,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的杰作,又何尝不是中国梦的家园篇章呢?有了这座水库,从此便有潺潺溪流歌,才有了灌区人民的幸福流长。

1974年,是安康历史上干旱非常严重的一年,一切关于水和水库的故事在我八岁的记忆库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……

记不清有多少池塘露露,记不清有多少稻田开拆,记不清有多少禾苗枯黄,记不清有多少人为生活用水而奔走田野,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为淋菜而寻流溯源,但永远记得八一水库诱人的浅水清波,永远记得水边水车的动人情景。

水车,这是故乡对它的形象的称谓。史书之上称之为翻车,是一种古老的灌溉工具,从唐朝问世至今,演绎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动人故事。这种古老的工具是清一色的木质构造,一个长长的水槽里,一串长长的车页像一条蜿蜒的水龙游走在上下两层,由前后两个木制齿轮带动着,哗哗的流水便被牵引着流进田间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,吹活了农村经济,到处欢唱的都是机械化的歌声,古老的水车一下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,寻觅于陈旧的老屋,走进农耕老物件展览馆,还偶尔能够见到它的身影。它分为手摇和脚踏两种。手摇的俗称“手拐子”,比较小巧简便,由一人操作,水量较小;脚踏的分别由两至三人操作,俗称“二人台”或“三人台”,车前还有一个坐架,这就是水车的操作台。车水时,用脚踏动轴轮上的锤状“踏脚”,带动车页,水就汨汨地流到了高处。脚踏水车水量大,豪迈大气,男人们更愿意借助它显示自己的魅力和本色。

脚踏水车就是一方风俗。每当田间干旱时,这些田园壮士便背着水车,将坐架安放在田边修整好的平台上,水车置于水中。然后脱掉衣服,赤膊上阵,

不穿内裤,坐在抹过水的“坐扁担”上,就一步一踏地摇出了碧水欢歌,摇出了春华秋实。哦,对了,可别骂。别以为这种“优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半裸水车方式是山野村夫的放荡不羁,这恰恰是人与天地合的惬意。唯有如此,一天下来,这些汉子们才不至于皮开绽。为了避免尴尬,乡村里曾有一种传说,传说姑娘们是不能靠近水车的,不然,水车就冲不上水来。其实,这是一种含蓄的避讳,久而久之,传说渲染的车水风俗便笼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在那些抗旱的日子里,八一水库里展现出更加热闹紧张的风情画卷。因为战线长,支渠斗渠长藤结瓜,有的村民就把三、四级水车组成梯次水车群,方能把清凉透彻的水抽向高岸的水田里灌溉稻谷。这个时候,一声“啊嗨”或许就成为他们的信号。有时是最高处的水车在“啊嗨”声中紧急发力,竟能把底下几级水车积聚在蓄水池中的水抽干;有时是最低处的水车暗中使劲,加快脚步,竟能让上面的水车因水量过深而被活活淹死。于是,胜利的笑声在快乐中传递。

更多的时候是互不示弱,只见“啊嗨”喧天,悠长不绝,宛如高岸猿啼。近前一看,只见脚影晃动,水花四溅,一片薄雾飞扬。水车出口处,水流湍急,宛如峡谷激流。

一阵紧张的较量之后,齐齐放松,仿佛激流入宽阔平静的水面,悠扬的山歌便如渔舟唱晚,娴静恬淡的田园乐趣让水面的游鱼陶醉其中,这个地方就成了世外桃源的一隅。

夜幕降临,水车归来。我又在学堂屋的樟树底下目睹水车的风采。身经鏖战之后,水车不免遍体鳞伤。此时,会有一双神奇的手为水车接骨疗伤,这就是我的刘叔。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班门之后,各种木工工艺无不精通,修理农具自然是他的绝活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有一幅永远清晰的画面:天空瓦蓝瓦蓝的,月亮清

辉洒满人间,地面如同白昼,这是夜空对我刘叔和水车的特别眷顾。在这个画面里,我陪伴着父亲,演绎着杜牧的诗境。时而舞动着轻盈小扇扑打流萤,时而卧看天街夜色,又一边随意地看着刘叔巧手修车。

不知不觉中,水车印象更加细致入微。水车就是一件工艺品,它做工精细,用料考究。水车不能渗水,连接处必须严丝合缝;槽板、车页需用樟木,因为樟木轻巧、不易腐朽;页骨需用耐磨的楸木;连接页骨的木销需用桤木;轮轴需用檀木……我的心头永远有着水车印象,我的心头永远铭记着水车歌谣,我的心灵深处永远流淌着水车恋歌。

时光荏苒,我在水车情思里长大,放飞,归来。

曾经,我与恋人漫步于八一水库,林涛在歌唱,清风在微笑,水面泛起涟漪,心头却会涌起一丝遗憾:何不漂来一叶扁舟?因为,我思效仿范蠡,携着心中的西施,泛舟丰美水库,去聆听水车情歌。

多少次回归故里,我总爱站在八一水库的堤坝之上,忘情地欣赏着它的美貌。青山倒映在它宽广的怀里,片片绿意摇曳生姿,水波荡漾中更添了无穷的生命活力。蓝天白云铺在水底,水天一色,给清澈的湖水镶上了更广阔的背景。不时有白鹭飞过,宛如白帆点点,点缀在水面上。水中小岛苍翠得格外惹眼,群山起舞,林涛阵阵,这是多声部的合唱在赞美它的秀丽。清风拂过水面,为它暗送秋波,它便更加温柔妩媚。

凭堤远眺,总能看到绿色的海洋、金色的海洋,稻浪翻滚,一片丰收景色,我久久不愿离去。恍惚之中,也仿佛总能听到水车歌谣飘荡在水面,飘荡在田野,定格为永久的农耕记忆。



1983年7月31日,汉江暴涨,淹没安康老城区,城堤亦遭毁坏。恢复重建时,将水西门“迁移”至现在的位置。停靠在安康城区原水西门下的小木船,如今是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!
吴定国 摄

天马行空

严共昭

登上化龙山,与往常一样,我们选择好地点和角度,拿起望远镜,探寻大山的秘密。这次运气真好,拿起望远镜,就看到对岸乱石间,一个影子在飘飞,个头如小牛,忽上忽下,一眨眼飞上了悬崖绝壁。这情景让人心生神往,脑海里浮现出“天马行空”四个字。它就是明鬃羊,雄风猎猎,鬃毛飘逸,因是神话中姜子牙的坐骑,有“千里驹”之美誉。

明鬃羊,角像鹿不是鹿,蹄像牛不是牛,头像羊不是羊,尾像驴不是驴,据此特征人们将它与驯鹿、驼鹿和麋鹿一起称为“四不像”。明鬃羊全身黑褐色,杂以灰褐色,颈部有白色长毛,四肢由赤褐色向下转为黄褐色,四肢粗壮,强健有力,蹄短而坚实,是个威武帅气的家伙。平时,或出没于悬崖绝壁之上,或隐身于深山密林之中。它的蹄子由两个紧密靠在一起的蹄组成,前端窄尖,后端宽阔,四周围以角质,中央柔软,像一个吸盘稳稳地贴在岩石之上,在陡峭的悬崖绝壁上行动自如,在乱石溪谷间跳跃如飞。遭遇袭击时,明鬃羊快速奔跑,跨过险恶乱石,攀登上悬崖峭壁之上。无路可逃时,就用两只蹄撑起身体,直立起来,腾出两只蹄拼命地往岩石上敲击,发出“嘎嘎”的脆响,或者在肚皮上像擂鼓一样地“咚咚”敲打,声音响彻山谷,借以威吓敌害。如果对方穷凶极恶,仍不放手,就会奋起自卫,用角进行坚决反击,以惊人的勇猛和速度冲出天敌的包围,将对头顶落悬崖之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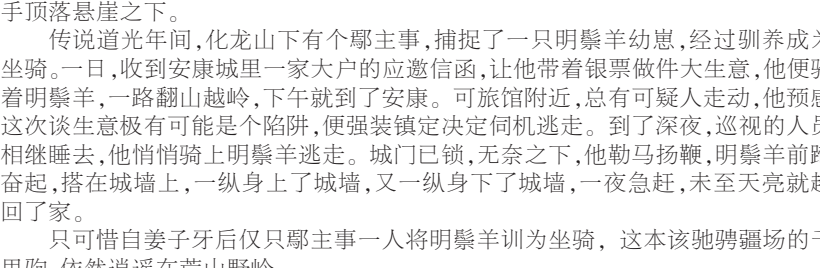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道光年间,化龙山山下有个鄆主事,捕捉了一只明鬃羊幼崽,经过驯养成为坐骑。一日,收到安康城里一家大户的应邀信函,让他带着银票做件大生意,他便骑着明鬃羊,一路翻山越岭,下午就到了安康。可旅馆附近,总有可疑人走动,他预感这次谈生意极有可能是个陷阱,便强装镇定决定伺机逃走。到了深夜,巡视的人员相继睡去,他悄悄骑上明鬃羊逃走。城门已锁,无奈之下,他勒马扬鞭,明鬃羊前蹄奋起,搭在城墙上,一纵身上了城墙,又一纵身下了城墙,一夜急赶,未至天亮就赶回了家。

只可惜自姜子牙后仅只鄆主事一人将明鬃羊训为坐骑,这本该驰骋疆场的千里驹,依然逍遥在荒山野岭。

如果耐心足够,利用望远镜细心观察,你还会发现,有一种比明鬃羊小得多的家伙,箭也似的,穿过乱石,飞上绝壁,立于山顶,居高临下。那就是有着与明鬃羊同样本事的攀爬高手——斑羚。

斑羚,也属于高山动物,善于跳跃和攀登,在悬崖绝壁和深山幽谷之间奔走如履平地,可以纵身跳下10余米深的深涧而安然无恙。在水平方向,一般健壮的雄兽能跳出5米多远。斑羚体型大小如山羊,从头部沿脊背有一条黑褐色背纹,喉部有白色或黄色的浅喉斑,远观时似有若隐若现的麻点,所以也有“麻羊”之称。它们性情孤独,喜欢单独活动或结成二三只的小群,冬天大多在阳光充足的山岩坡地晒太阳,夏季则隐身处于树荫或岩崖下,其他季节常置身于孤峰悬崖之上。

明鬃羊和斑羚,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。它们一大一小,玉树临风,凌空绝尘,如天马行空,在乱石间、绝壁上,演绎着速度和力量的神话。



母亲的针线活

周芳芬

记忆中,每次回老家,刚在老屋前冒出半个头,总见母亲坐在大门口屋檐下的椅子上做针线活儿,脚边放着那个竹编的暗红色针线箩。母亲抬头看见我们,笑眯眯地连忙起身,边招呼:回来啦!一边收拾起针线。也不知道母亲是在做针线,还是在等人。

外婆在母亲五岁时去世,母亲便渐渐当起外婆的角色,照顾一岁多的弟弟吃喝拉撒,边为干农活儿的外公洗衣做饭。连自己还是幼童呢,怎么承受得了如此繁重的家务?以至于她从小有病根,身子骨单薄,干不了重体力活,但是,母亲心灵手巧,针线、茶饭手艺在当地出了名的好。

虽没有人过学,但鞋帽衣衫,母亲只要看过一眼便能照着样子做出来,十七岁嫁入父亲家后,她就承包了一家子大部分的针线活儿,包括上下下十来个口人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。

母亲不分昼夜,纺纱织布,裁剪缝补,一直陪伴她的是那只随她陪嫁过来的针线箩。这只竹织针线箩,圆圈的口,直径一尺,高约十厘米,中部略鼓,像一只阔碗状。双层,内层编织如席,外层用细蚕丝精巧编着花纹,内外严丝合缝。箩身年长日久,通体深红,周边已磨得油光发亮,古朴而典雅。在我看来,它不仅是一只针线箩,更像魔术盒,母亲从里面拉扯出一件件精美艺术品来,从而让我们苦涩的童年多了一些美丽和欢欣。

母亲的针线箩总是满满的,有黄亮亮的铜顶针,张小泉剪刀,月牙形针钳,小巧的圆木柄锥子,勒着深痕的蜡块,搓麻绳的瓦片,一卷卷缠得紧紧的碎旧布条,铺了一半的千层底,没有沿好口的鞋面……

最吸引我的是一本用旧杂志装订的针线夹。这本针线夹做工精细,淡紫色小碎花布贴羊皮纸包封。前后封皮内侧,各有三个式样不同能折叠打开的羊皮纸荷包,针、扣子、别针等零碎装在里面就不会掉。夹子中间收集着母亲用牛皮纸、报纸,挂历剪的鞋样,各种款式,男女老少都有,还有月娃儿专用的花式鞋帽、背心、棉衣、棉裤样……以及各色好看的丝线。七七八八,把个针线夹撑得鼓囊囊。

母亲不让我们随便动她的针线箩,那是她的宝。每有院子里的姑娘媳妇来找母亲:“大娘子(婶子),请个鞋样来”。我总是欢天喜地,飞快帮母亲捧出她的针线箩,这时候翻一翻她的宝贝,她大抵是不会生气的。

我结婚之后,母亲心疼先生夜夜伏案写稿,脚跟冻得流脓,年年为他做鞋。我至今保存着两双黑色灯芯绒鞋面白色鞋底男鞋,一双是齐眼绑带棉靴,一双是松紧口单鞋,都是半新,大概二十多年了,前年搬家时候也没舍得扔,因为那是母亲做的。

再后来,母亲年纪越来越大,身体越来越差。但是她并没有停下手,整天在家做鞋垫,做居家穿的海绵拖鞋。有一次,我回老家看到大大小小几十双,问母亲做这么多干什么?母亲说,在家闲着也是闲着,趁现在还能动,多做一些放那,哪个能穿就拿去。母亲还说:“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,做不了针线了,日后你们穿起来也是现成的。前段时间你小姑回来,还拿去几双。”听着母亲的话,看着眼前这一双双鞋子、鞋垫,禁不住鼻子发酸,眼眶湿润。我不知道,那时已七老八十,患有严重冠心病、颈椎病、腰疾的老母亲,两眼昏花,是怎么穿针引线的?

2011年初,母亲病重卧床不起,临终交代,家里有口木箱子,里面的东西都是给四女子的,等她回来了给她,她身体不好,啥都弄不来。我四姐患先天性眼疾,视力不好,远嫁外地。母亲去世后,我们打开那只木箱,见有一条毛毯,一床棉被,好几双棉靴和单鞋,足够四姐穿好多年,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。

音容笑貌犹在,人去楼空日久,母亲故去已十年矣。阳光明媚,微风和煦,母亲坐在大门口屋檐下的椅子上做针线,脚边放着那只暗红色针线箩,不知道是在做针线,还是在等人……这温暖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处。

安康市卧佛山公墓公司 敬办
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